

2023

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

# 教師訪談錄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Liberal Arts



受訪人：蔣竹山主任

時間：112 年 3 月 21 日

地點：LS-209 研究室

撰文、採訪：劉育蓉、邱卉綾

蔣竹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文學院學士班主任。  
曾任國立東華大學人社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所長。  
研究領域為明清醫療史、新文化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全球史、公眾史學、影視史學。



**1. 對於文院學士班草創期（學生未入學前）有什麼看法？正式成為學士班老師後，實際狀況和最初想像有落差嗎？**

創辦最初期，有參考過文院學士班能像清華大學人社系那樣的規模，一、二年級修習基礎課程，配合三、四年級投入專業領域。後來考慮到中央大學文學院的架構及各系所師資等因素，我們希望能藉學士班培養學生興趣及志向，畢業後往相關發展或本校研究所繼續精進。過去我都待在歷史系所，因此要思考針對學士班同學的學習角度，像學士班在招生面試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每個領域會有一位研究所老師出題，以團體面試進行應答。

**2. 老師先後教了第一、二屆，對整體學士班的運作有什麼想法？**

一、二屆的上課方式不太一樣，也因為在學士班成立初期，有很多不可預知的事情都需要再調整。就史學導論而言，第一屆是帶大家進行歷史資料蒐集、歷史轉譯，還辦了微策展。後來參考第一屆的想法調整後，二年級是教比較多史學方法，引導一些思考性探討，

比較偏歷史系學生的基礎訓練。目前比較想要以階段性的方式，初階課程講多一點理論，後面才執行實作課程的部分。



### 3. 現在接下系主任有產生新的感受嗎？

每屆氛圍不太一樣，像第一屆比較有凝聚力，但學士班還在成立初期，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遇到才知道，比較需要一起面對和思考哪裡改良。第二屆和第三屆，因為前面有學長姊的經驗可以參考，所以在學習規劃上比較穩也會更有想法，會更投入自己有興趣的專業領域上，而學士班應修科目表規劃上也有改良。作為系主任，未來希望推動一些實習課程，幫助學生尋找方向或建立自己的經歷，也非常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主申請實習機會。也期望在未來推動微學程，成就其他領域學生接觸人文領域的機會，以配合教育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跨域學習、國際移動力、就業實習等方針。

### 4. 以您的歷史專業來說，認為學士班跨歷史、哲學、藝術、影像敘事等領域，讓學生和歷史系本科生有何差異？實際成效如何？

歷史跟其他系所的差別是，歷史我們從小一直有在上，學生會覺得學習內容差異不大，只是知識更深，就會傾向用以往自己的學習方法來吸收大學教的歷史，因此學生對歷史的新鮮感與求知欲可能就不會像哲研所、藝研所來得高。

不是針對特定科系做專精的課程設計，27 學分要求不可能變成專業科系必修學分數，歷史系必修學分大約是 40、50 個（包含通識、語言課程），舉例歷史系大一學生所修之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台灣通史等基礎課程已超過 20 學分，學士班架構不適合與某專業科系做比較，因為訓練方式與專業科系不同。



學生：目前的在學生會擔憂這樣的課程設計將會導致未來找工作時會遇到對於個人專業的質疑，擔心被質疑不夠專業（相較於傳統科系）、跨領域無法深入訓練，尤其身為社會新鮮人，沒有相關工作經驗或培訓，學生自己擔心，業界也會好奇、擔心、質疑專業能力。

人文訓練本來就很難針對某個領域去對應到某個行業，就算是出版業，他們有時候要的也不見得是純歷史的人才，即使是傳統專業科系（中英法、歷史、哲學）出身的學生，除非他們要從事相關的教育或學術，不然業界不會以他們本身的專業考慮是否雇用，不會認為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具備歷史專業，所以從事人文領域的職業，不用太擔心，有時候反而是會看一個中文系學生是否能夠將自己本身的專業轉化成符合職場或業界需要進行的工作，或將本身知識應用在工作上。需要在學生時期做出一點成績。

若與歷史系學生做比較，他們的專業選修、必修的框架會更清楚。傳統科系的好處是每個領域專長都會有充分的師資及課程選擇。不過，傳統型態的歷史系還是會偏重於學術訓練，可能認為某科系就是要有一定的學習框架，不太管學生未來要從事什麼行業或工作，除非走教育或繼續升學，不然其實沒有一個對應的工作。雖然出版界、行銷、做文案、文化界、文創產業等都會有一些適合的工作讓相關領域學生未來就業，但還是沒有照應到傳統訓練（學術）以外的東西。新的歷史系會做課程改革，這十年最大改變就是「大眾史學」領域的出現，很多這方面的課程，歷史的訓練可能會更符合社會（職場）的需求，從事博物館、檔案、地方文史，或者企業、公務人員，傳統框架加應用。

以學士班的課程規劃來說，在課程互動的過程中能看見學生將跨領域知識運用於一門課中，包括學生寫作業時，譬如請學生寫關於歷史的東西，學生會加入影像的內容，因為該學生對於影像相關知識特別有興趣，在歷史系很難看見學生將其他領域的內容融入歷史。

回顧個人求學歷程，認為當初為何自己一個專業科目要修那麼多課、學那麼多斷代史？為什麼不去了解哲學、藝術學在做什麼，試試了解其他領域？其實如果希望對於某領域知識專精一些，大可以等進入職場，或者繼續進修，往專業或學術方向走。

人文領域會重視「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就是「博」和「雅」，若不了解其他領域，有時會停留在自己的領域框架內思考。我們學士班的好處就是，在人文這塊，其實讓學生有更宏觀的觸及面 在傳統科系其實很難成就這樣的學習環境。反而遺憾求學時代沒有這樣的制度，也努力接觸過去不熟悉的知識內容，有時也能夠在批閱學生作業時獲得新知。

##### 5. 呈上題，您在課程上會考量教學方式的調整嗎？（相較於歷史系學生）

對比歷史系的紮實基礎課程與學士班的導論課程，各個教授在課程規劃上就有較大的彈性。例如過去開設的「影視史學」、「公眾史學」，包括第一屆學生的「史學導論」中的微策展（小型實作成果展），已和傳統科系不同，更強調如何將史學與實作結合。

過去的教學方式偏向教授一堆知識，現在逐漸轉變為，傳達一部分知識之後，引導學生如何將知識應用在實作中。「大眾史學」就有讓學生進行田野調查，而後製作成冊。縮短課程結構，偏向教導方法論，強調實作與應用，和當代台灣的歷史轉變，譬如讓學生去了解當地的地方文化特色為何。若是教世界史課程，很難去設計這樣的課程，「大眾史學」、



「影視史學」、「博物館歷史學」這類課程就是以台灣當地的調查場域讓學生去進行探究。找一個問題讓學生去著手研究，一邊導入歷史知識、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或是在實作過程如何去吸收、轉譯，變成任何的呈現形式。過去可能要上四、五門課才能做到的成果，變成在一、兩門課中讓學生做出實際成果。加上學士班學生本身的跨域知識與能力，學生可能具備一些個人專長，專業知識、美術編輯、文案撰寫等方面，可與課程結合，以此課程設計更能夠凸顯學生的個人興趣及專長，並結合於學習中。

**6. 學生對於學士班的茫然，老師有何建議？（擔心學士班不如專業科系；想轉系、轉學；入學發現跟想像有落差，覺得學習零散等等）**

目前未來趨勢希望傳統科系也可以跨領域、轉型，不再像以往讀什麼系就該對應哪一項職業。在人文的領域，更相對少有明確清楚對應的行業，反而都是互通的，例如出版業也不會偏好純歷史出身，而是跨足多領域的人。

以中文系舉例，整體課程架構很明確，而我們科系的好處是：如果你很喜歡中文但對一些特別傳統學術的理論沒興趣，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相對應用的課程。我認為學生現在可能還感受不到，過一段時間或是在應對過程中，會逐漸知道自己跟其他科系比較起來，會比別人多知道點什麼。我們看東西的層面會廣一點，雖然好像會覺得不夠深，但深的那部分是需要學生去加強的，因為課程不見得能安排地盡善盡美。空間愈大愈有彈性，就能自己去調配學習。

**7. 對於學士班學生的學習方法有何具體建議？**

目前比較沒有一個方式教導學生如何跨域，一部分是不同領域的教師之間的交集。透過舉辦活動，展現各領域之間的交流，讓學生看見各領域的老師對於同一個東西（文本、議題），不同學科如何去詮釋，目前橫向交流仍須加強。老師之間的交流，應該也要嘗試跳脫個人框架思考。透過舉辦跨域交流活動，展現人文學科的橫向連結。

學士班為新創科系，無法藉助學長姐的經驗，我們沒有傳統，所以我們現在要發明一個傳統，試圖塑造本系的共同記憶與凝聚力。對文學院來說是非常大的轉變，不只學生要跨域，連老師也須嘗試跳脫框架跨域交流。舉例：「讀字節」講座。



## 8. 老師認為學士班體制目前有什麼缺陷？有沒有想要改善的地方？

有聽學生反應過開課時間相互衝突，導致 27 專業學分難湊齊，因此反而會選擇去外系或第二專長上課。這是個較為難的問題，文院學士班目前的開課權歸屬於各個研究所，系上只能鼓勵各所多開課，一學期可以開的課很有限，各所通常 2 至 3 門。對照開課時間表，目前我們確實應該避免將同領域課程排在同一時段。

專題課也是同學們熱烈討論的問題。最初討論是想讓專題成果作為學生大學四年來的一個評量，未特別限制是要一份論文，還是實作、策展做為成果，因此第一屆當時暫且是照這個概念執行。到第二、第三屆，確立了是以各領域有各自專題課的方式進行，課名和課程規劃也會比初期設置的更明確，在專業領域的課上會做出實質成果。另外讓同學比較多疑慮的合頂石專題，為避免尚未修前幾堂專題課的同學沒有基礎，應設置修課門檻。

考慮到學以致用，目前一個願景是學士班未來開設實習課，具體細節還在籌備計畫中。我們在 112 學年度先新增了「科技、藝術與社會」和「電影研究與實務」2 個微學程，包含基礎課程、核心課程與實作課程各一門，期待更多學生探索並了解文學院學士班的知識領域。而我們系上其實比較欠缺橫向的交流，雖然學生在不同課群中摸索，但老師們比較少交集，我們應該創造更多互動的機會，像是某個傳統（活動）增加大家的歷史記憶，促進系上的認同感與凝聚力，也讓不同領域的老師們對話，像 4 月底就辦了一個有關《維梅爾的帽子》專書討論的論壇讓師生們相互聆聽和溝通。

## 9. 針對學士班同學畢業後要面對職場，對文院學士班有一些疑慮，可以怎麼化解？

假如你是某人文科系畢業的人，現在市場的狀況很多時候不是看你在某領域的專精程度，而是看你有沒有辦法轉化成容易理解與傳播的內容，和更多與其他領域之應用。其實不管是像我們新創科系還是傳統科系都會有職場焦慮，當然對學士班同學來說，因為沒有前例可循會更迷茫，也沒有畢業的學長姊可以講他的經歷，焦慮是一定會有的。

## 10. 想對同學說的話

有時我會回頭去想，大學時期為什麼不去多了解藝術、哲學，只關在歷史領域學習。現在我則認為，如果真的要專精，可以出社會就業再做選擇，我想人文領域還是要有一個人文精神，那個博跟雅很重要，單憑自身知識而不理解別人的專業領域，很容易困在一個框裡想事情。我們科系的好處是讓學生有更宏觀的觸及面，而這件事在我那個年代其實很難做到，因此我現在也算是在惡補以前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目前系上課程會再繼續聽大家的意見作調整，由於每屆的反應都不太一樣，前幾屆不免會頻繁調整，老師之間也在磨合，而我們也嘗試橫向的聯繫，像是辦一些論壇等活動讓同學和老師之間對話。我認為很難設計一套東西讓所有人遵循，每個人只要在自己的框架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就好。想跟同學講的是，有時候視野廣一點，不要只鎖定某個領域，多讀一點，要專精的時候再去鑽研。

大學是人生讀書最寶貴的階段，出社會就相對不容易碰到書了，多讀一些書，將視角放廣一點，在大學四年找到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方向，這可能是工作職場會應用到的、學術想走的，也有可能是未來人生會想多接觸的，當視野廣的時候，會比較知道什麼東西適合



你。其實現在教育蠻像是自助餐，選擇自己喜歡的，喜歡的就多夾點，不像以前是給你制式的套餐，自主性高很多。

### 11. 對學士班有興趣、想了解的高中生、家長說的話？

文學院學士班與文學院其他系最大的差別，是我們作為一個跨域的科系，跨領域是我們的強項，師資源自歷史、哲學、藝術研究所及文學院大學部。在大學教育之中，跨域是未來教育裡一個新的方向，就算是理工科也要跨出去，像理院有時候也需要跨到資電，院跟院之間勢必會更多連結，文學院學士班便是擁有這樣的特色。學士班同學在哲學、歷史、藝術、影像四個專業課群中修完必修學分，還有很大的空間讓學生充分摸索，可在四大課群中擇一鑽研，也可以跨出自己的學院以外學習更多知識，因此現在系上也不少學生修輔系、第二專長或學分學程。這是文學院一個新的特色及趨勢，也是教育部目前在推的跨域學習和議題導向。



受訪人：林文淇老師

時間：112 年 5 月 1 日

地點：LS-207 視覺文化研究中心

撰文、採訪：陳珊汝

林文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與英美語文學系合聘教授。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電影資料館館長。

專長領域為電影研究、華語電影、電影翻譯、台灣電影。

### 那年在大學的「轉向」

文淇老師大學時就讀的也是中央大學，在他的大學階段中曾有過一次的轉系經驗。當年度的大學聯考數學特別困難，然而老師竟然出乎水準地在該次的考試獲得較高的分數，再加上填志願時家中的期待，因此便選擇了中央機械系。然而，機械系本來就非文淇老師所熱愛的領域，在進入科系之前也對其沒有特別的了解，因此在剛進入大學時就遇到了撞牆期。在學習機械系的核心課程如微積分、物理學時遇到了重重困難，當時的成績甚至有被退學的風險，因此直到文淇老師上完計算機概論後，便決定要轉系了。

下定決心後，文淇老師花費了許多時間及精力在轉系考上。基於對於中文、英文兩個領域的熱情，因此當時的老師並未完全將志向放在英文系上。而後因為老師幸運地在英文系的轉系考中成為該屆唯一錄取的轉系生，也就此讓他踏入了英文的領域之中。



### 持續精進與投入專業

在英文系課程的學習上，大多是以討論經典文學的方式進行。而真正讓老師開始觸及到影像領域的契機是源自於英文系的課程，在當時英文系的文學課，會採用小組方式進行討論，而老師也藉由這樣的過程發掘樂趣，更因此額外修習了文學理論課程。即便是文學院的課程，但老師認為過往在理工科系的訓練，使他在建構理論時能以更具邏輯性、系統性的方式學習。

除了課內的學習之外，文淇老師也花費了許多時間在閱讀詩與小說，在書中對於人性的描寫以及故事，老師現今回想起來覺得在每個不同的人生階段回望這些故事都有不同的感觸以及



解讀。而在當兵時，文淇老師隨身攜帶英文小說閱讀，就此他發現了自己對於英文的熱情。因此在退伍後，與家人討論下便決定到國外專精自我的專業。

### 對於人文領域環境的觀察

人文領域在台灣的环境當中意識是比較薄弱的，甚至有時會遭受貶低。許多就讀人文領域的同學常深受其擾卻不知該如何調適及選擇行動。針對這樣子的現況，老師舉了一個非常精妙的例子，他認為人文像空氣一樣，平時大家總是忽視它的存在；然而當真正缺氧時，就會知道它的重要。也因為如此，我們大學人文領域的素養或者是涵養，它好像是一種內化的東西，你沒辦法把它轉換成像是程式、實驗等技能。但在 Chat GPT 問世後，即便會撰寫程式也不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了。因為電腦也會寫程式，然而 AI 是沒有涵養的，它抓不到現成的東西，而這也凸顯出人文的核心要點。

文淇老師強調一個具備人文涵養的「人」和 AI 是在於他們能夠在對談的過程中藉由許多相關資訊，去思考進而回答問題。在人文領域的訓練，便是讓學生藉由專業領域訓練，讓其未來能夠成為工作團隊的核心人物，透過跨領域整合的能力，讓相同的素材迸發出新的創意、產物，老師認為這是在這 Chat GPT 發行之後，在現今社會相當必要培養的技能。

### 創立學士班之初的願景以及想解決的問題

起初在創立這個學士班的最初的願景跟想解決的問題，首先是順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目前政府發覺到科系間區分過細對於學生來說不一定是利大於弊的狀況，因此期望能夠推倒系跟系之間的圍牆，也就是學士班所強調的核心概念「跨領域」。在過往非不分系的系所，若像文淇老師一樣想要轉系，需要花費時間去準備考試以及各項繁瑣的程序，時間一久這變成了許多學生心中一種轉系的障礙、隔閡。

當然這仍舊是一項理想的願景，在實際實施過後不管是教育部還是老師們都發覺到在不分系這個相對自由的教育體制，學生們更需要仰賴「導師」的輔導，以避免同學們在這汪洋大海中迷航，因此目前系上每個年級都配有一位導師來引導同學們的學習計畫、職涯規劃以及各項問題的解惑，這樣的制度對於系上未分流的制度設計來說也是相當的必要。

而在課程規劃的部份，除了配有哲學、歷史、藝術三個研究所提供的大學部課程之外，為順應目前強調「動手做」的教育趨勢，文學院學士班也設有「影像與敘事」領域，當中的課程除了和影像有關之外，敘事的部分也結合了中英法三系許多實作型的課程，讓同學們在厚實學術知識外，也能實際應用至生活甚至是將技能帶到未來職場中。而在文學院學士班創立的這幾年間，藉由同學的反饋，老師們也留意到些許課程規劃的缺陷，以及同學渴望能多學習與未來職場能快速接軌技能的需求，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也不斷地更改至同學和老師之間最佳的平衡狀態，在實作、應用課程上也會隨著學期不斷的增加，並增加跨域結合的課程。

將邁入第四屆後，目前系上發展的短、中、長期目標



對於文淇老師來說，學士班目前的短期規劃就是課程的改善。在最初始的課程規劃尚未預見到未來可能的社會脈動及趨勢，或是忽略了某些學生可能在乎的需求點，因此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學士班的老師群們在每個學期都會藉由學生的反饋，改善過往不盡完善的部分，並跟隨社會的趨勢發展，衍生出多樣的跨領域互動課程。

在中、長期目標上，老師關注的不僅僅是在學士班上，更將焦點擴及到整個文學院的學生上。對於文淇老師來說，文學院的四個系就代表像是四個不同的圓，這四個圓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具有交集而非互斥分離的，這意味著這四個系之間有共通的核心技能，但在圓上沒有交集的地方就代表著該系所獨具的特色，而老師也相當鼓勵學士班的同學們能跨出舒適圈，也能到文學院甚至是其他學院修課。學士班提供了相對自由的選課機制，以及豐富的資源，同學們更應該要好好利用這些資源，在大學期間好好探索何為自己所愛，並鍛鍊自我在不同領域間的實力。

### 系上的影像課程的優勢與其他相關科系（如：電影系、廣電系）的差異

對於文淇老師來說學士班的影像課程和其餘大學相關科系（如：廣電系、電影系）最大的不同在於課程注重的核心方向。以電影系來說，課程安排上大多聚焦在影像「技術」的應用，包括攝影、聲音、編劇、導演等；而學士班的影像課程相對關注在對於電影影像的欣賞、分析及思考，例如：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說出一個好的故事或是去認識一部電影，這一系列的技能培養，是學士班影像課程規劃上的強項。

許多同學會擔心因為課程的安排不同，是否會讓我們在能力上差了那些就讀相關科系的學生一大截？文淇老師認為這樣的擔心是多餘的，老師舉了許多在國際上享譽盛名的導演，事實上他們在大學期間就讀的並非是電影系，而是文學背景出身。在技術的培養上，當然我們相對於電影系的學習上比較沒有那麼深入，但這個技巧是可以透過網路資源去學習的，線上也有許多從新手開始的教學影片，老師也提到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科技像是 Chat GPT 也可以幫助我們剪輯影片。



相對於技術，老師認為影像分析的技能相對更需要花費長時間去培養，而系上的課程也提供同學們鍛鍊這些能力。因此，系上的影像課程安排上對於學士班的同學來說是相當豐富且充足的。

### 影像課程的暖身與練習

系上許多同學對於影像領域相當有興趣。但在大學之前其實都沒有受過相關訓練。對於這些同學，老師強力推薦的一項方法就是「多看」電影。舉例來說，同學們挑選一部自己喜歡的電影，在觀賞後可以到網路上搜尋不同人對於該部電影的影評，從中也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分析方法以及撰寫方式。老師認為同學們現階段不用太過著急在一兩堂課就期望達到太高的目標。

以過去文淇老師在英文系帶領過的學生為例，他們在大學時開始著手在校園播放電影，以過去的年代來說，中壢並沒有太多電影院提供大眾觀看，因此校園電影院這件事對於學生們來說是非常興奮的。當時他們選擇在一星期的某幾天放映電影，並在映後與觀眾互相討論，而這樣「多看」、「多說」的過程讓同學們在影像分析的技巧上不斷的茁壯，而這些學長姊現在有的擔任金馬影展的策展人、有的是當導演，各自在影像領域中發光發熱。因此同學在現階段上，只要從基礎開始做起，並勤加練習，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能看到自己在當中的成長。

### 徬徨與抉擇

系上有許多同學原先就是對於不分系、文學院學士班相當感興趣，但也有一些同學對於這項學制是比較感到疑惑且徬徨的。對於遇到這些情況的同學，文淇老師建議可以先觀望一下環境，留意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如果已經篤定環境是不適合的，下一步就是要研究有哪些管道可以幫助自己到適合的地方。然而，現實較常發生的情況是我們找到了管道，但這個管道相對比較狹窄，導致想要出去的同學無法到達自己適合的環境。老師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因為如果當事人沒有做出相對應的改變，或許他需要困在一個不適合自己的地方很長的時間。

針對這樣子的困境，文淇老師也提供一個相對務實的建議，就是「順勢而為」。我們時常會將標準設在比較高的位置，然而沒有達到完美的狀態就代表自己不好嗎？事實上並非如此。老師以自身的經驗為例，在他大一時原先想轉到的科系其實是中文系，也曾經考慮當個作家，然而在當時卻一直達不到中文系要求的成績。若當時他選擇繼續留在機械系將分數拉高再到中文系，可能就會因此錯過英文系，況且當時對於英文也是不排斥的狀態。老師以現在的角度回顧過往，也發現到在英文系學習的過程中，他開始藉由各式的課程找到學習的樂趣，更因此在之後選擇到國外繼續求學。

因此，重要的是遇到這些情況的同學可以好好判斷每個階段對於自己最好的選擇為何？可能是留下也可能是離開，可能現階段的能力無法讓自己到最適合的地方也沒關係，能做的就是持續地投入努力到有興趣的方向，這便相當值得。隨著時間的累積，就能夠從中獲得收穫。

### 老師對於同學們的觀察及鼓勵

老師留意到系上有許多同學都相當積極，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但需要提醒的是同學們記得在往前衝的同時，也要好好評估自己的能力和狀態。以跨領域來說，很常會因為對於不同領域的不熟悉，導致最終表現與預期落差過大，在心態上受到打擊，也因此壓力變得沉

重。這樣子暴起暴跌的狀態，不一定是學習的最佳狀態和跨領域學習真正想要達到的成果。因此在學習上感興趣的就努力去追求，但不要太過急躁地想在短時間獲得成效，應該要仰賴長時間地持續努力，才有機會在鍾愛的領域發光發熱。





受訪人：李振亞老師

時間：112 年 3 月 14 日

地點：文學院學士班會議室

撰文、採訪：侯婷譯、呂采蓉、林依潔

李振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與英美語文學系合聘副教授。

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語言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為文學文化理論、電影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現代主義文學。



## 一、振亞老師個人經歷——電影・文學・電影

撰文、採訪：侯婷譯

振亞老師在高中時加入攝影社，當時著迷於攝影的他，有時甚至為了沖洗底片弄到半夜。在攝影社，他遇到一位厲害的學長，時常拍攝正片去販售，後來振亞老師擔任助手，和學長一起拍了一部 8 毫米影片，這部影片還拿到金穗獎佳作。本來就喜歡電影的振亞老師決定要考電影系，但最後卻來到中央大學英文系就讀，老師笑說，因為當時電影系錄取分數很低，自己分數太高，只好選擇了錄取分數較高的中央英文。

振亞老師和電影很早就結緣，高中就讀夜間部，讓他可以在白天去西門町看早場電影，或是約同學一起去 MTV，漸漸開始累積觀影經驗。振亞老師就讀中央英文時，系上師資不算太好，為了提升教學品質，系上會邀請國外學者擔任客座教授，振亞老師說當時他會慎選授課的

教授，更欣賞持續成長、充實自我的教授。當時系上比較多 seminar（專題討論）課程，必修一班只有 20 人，選修人數更少，有時就會變成教授和同學們圍成圈圈上課，老師認為空間的配置會影響人的情緒，圍圈的形式有助於鼓勵同學之間的討論，而傳統台上對台下的形式，則預設知識的流動是單向的。

一直都喜歡讀書的振亞老師，大學念完緊接著飛到美國念碩士，雖然碩士沒有提供獎學金，但當時美國州立大學學費還沒漲價，而且老師所在的北卡羅來納州三個月就能轉為 In-State Tuition（居民學費），解決經濟上的顧慮，振亞老師便在美國攻讀英國文學碩士，並在學校的電影社團持續看了很多帶來震撼的電影。本來碩士唸完後老師並不想繼續進修，給了自己一年的 Gap Year，待在 UC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稍作休息。

UC Berkeley 的 Berkeley Art Museum and Pacific Film Archive（太平洋電影檔案館）收藏了環太平洋地區的實驗電影、前衛電影、早期默片……，振亞老師說當時正逢「松竹映画」修復小津安二郎的戰前默片，他就在 UC Berkeley 用連續兩個禮拜的時間全部看完。後來振亞老師選擇在比較文學領域攻讀博士，就讀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有許多教授專長電影研究，振亞老師便在此時期正式投身於電影研究的世界。

### 振亞老師小檔案

看片喜好：什麼都看，一開始看世界百大經典電影那種，會去參加影展，有些串流平台的韓劇也會看。

喜歡吃：甜食（都市傳說）

運動：游泳（游泳完的傑洛姆容易健忘）

## 二、關於學士班第四學群（影像分析、電影史）

撰文、採訪：呂采蓉

**電影（動態影像）是一種語言，我認為它會成為 21 世紀人們表達的主要方式。**

「這是我現階段的答案，我認為電影是一種語言，而這個語言在現在數位媒體、影像發達的年代，它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表達工具。所以我在教的是未來人們表達的語言，以及這個語言本身的邏輯和樣貌。」

### 課程是怎麼挑片的？

老師把電影史比做中國文字發展，二戰之前電影語言就像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各國文字不通，大家依循生長環境自行造字，靠海的國家造出來的字，時常有「貝」字在裡頭。而早期電影語言開始發展的時候，就很像中國古代造字階段。當時大家都在思考，要怎麼用多個鏡頭表達意義，像是美國 D.W. Griffith 打造平行敘事，而俄國發展蒙太奇（Montage）剪輯（波坦金戰艦中的快速剪輯），德國則透過傳統舞台進行深淺景的互動（Citizen Kane 的景深效果）。這個時期就是屬於電影語言的開發時期。

中國文字從秦始皇建秦朝後，統一文字，造字階段宣告結束了，開啟「造形」時代，例如



李斯小篆、漢代隸書的出現，從隸書開始文字已高度統一。電影語言發展就像中國文字一樣，二戰後電影語言發展也從造字走向造形。由於二戰重創歐洲電影工業，未受戰爭摧殘的美國電影工業稱霸整個電影市場。此時電影語言發展停滯，電影開始以美國好萊塢的敘事語言為主，電影發展朝導演個人風格邁進，提高了電影的藝術性和社會性自覺，也就說電影發展已經來到「造形」的階段。

《電影史》這堂課，就是帶著同學一起從早期造字階段的電影看起，一路看到 21 世紀的經典大作，讓同學有脈絡性地了解整個電影史的發展情況。而《影像與敘事分析》這堂課主要是在從電影形式下手，所以課程中要求學生看的電影，會從形式做得特別突出的電影下手。像是如果這堂課教剪輯，就會放剪輯做得特別突出的電影，例如：畢業生（*The Graduate*, 1967）。

### 如果有機會.....我想和學生一起探索

「因為學士班有『影像』這一個專業學門，所以有些課程只有在學士班才能開得起來。這也是文學院學士班和中英法三系在影像課程上最大的不同。」振亞老師說。

學士班有劃分出特定的學群（像是：哲學、歷史、藝術、影像），老師就可以判斷修習第四學群（影像）的同學，是本身對電影有興趣或想了解的人，因此課程設計就可以非常貼合這種類型的學生。而振亞老師最近在籌畫的課程中就有兩門，是因應學士班修習第四學群的學生而設計的課。其中一堂是「紀錄片」，另一堂則是「當今的動態影像」（為了方便閱讀，訪談同學自取，老師沒有為課程命名）。

振亞老師說：「在這堂課中，我想跟著修課同學一起探索新的動態影像的可能。」老師認為隨著 21 世紀新媒體興起，網路及手機愈來愈普及的年代，愈來愈多影像從傳統的橫式影像轉變成直式影像（和智慧型手機發明息息相關），這種物質基礎的轉換，肯定會對文化形式造成影響。

*只是我還不知道，到底造成了怎麼樣的影響？所以我想和學生一起探索.....*



### 三、叩問與探尋

撰文、採訪：林依潔

沒有一種學科叫『跨領域』。換言之，『跨領域』一旦形成學科，那麼它就不是『跨領域』了。

談及文學院學士班的設立初衷，振亞老師認為「跨領域」，應是在學習形式上去減少以往一般科系固有對學生修課的限制（disciplinary boundaries），並且在不同領域的知識之間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去調配比例，從中找出連結，而這一條條連結必是屬於自己獨特的知識脈絡。

學士班同學每個人就好像自成一「系」，各形各色的修課表代表著人人獨一無二的知識路徑，而這取決於他／她的個人背景、個性與習慣養成，振亞老師認為這絕不是偶然。人文教育的訓練本就不是拿來作所謂「目的之用」，它應當是幫助一個人的思辨與自我價值的建立，而我們提問時，經常是已經抱持著會得到解答的預設立場。他以自身為例，從大學時期的困惑：一句「唸文學到底要幹嘛？」，隨年歲漸長而得到不一樣的答案，而他也意識到這個解答只是暫時的。「世界會變、社會會變，我也會改變。疑惑和解答也因此會隨著我改變。」直到現在振亞老師仍在探尋。

「一個真正的問題是關於自身，也正因為如此，它會困擾著你。」在求學階段感受到的這種「不舒服」，振亞老師反倒覺得是好的：一方面困於知識或是疑惑的朦朧與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又喜於它們帶來理清事物的力量與新視野。以一位過來人的經驗，他認為在步入下一階段的固化前，現在的彈性和發自內心的疑情彌足珍貴且應當珍惜。當我們設法找出與外在關係所感受到的衝撞、苦惱以及迷茫時，在構築這條名為知識、或者是人生的路上，其實也在理清與叩問自身。

叩問與探尋，是人一輩子的功課。





受訪人：謝佳娟老師

時間：112 年 4 月 26 日

地點：LS-311 研究室

撰文、採訪：陳珊汝

謝佳娟，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與藝術學研究所合聘特聘教授。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曾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

研究領域為西方近現代藝術史、收藏展示史、印刷文化。



### 轉換的契機

佳娟老師在大學時期選擇的是外文系，事實上從高中開始，老師就相當喜歡歷史、文學與哲學，大學也繼續延續了這樣子的熱情，除了修習系上的英美文學、批判理論課程之外，更善用了文學院的資源跨系選修了有關歷史、哲學、藝術史的課程。佳娟老師從高中階段就發現了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史的熱情，然而大學時，當年在台大開設的藝術史課程只有中國領域，像是中國繪畫史、中國器物史等。但這並未澆熄老師對於藝術領域的好奇，當時正好是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等後現代思潮崛起的年代，老師透過閱讀吸取了那時可說是相當新穎且火熱的後現代藝術理論，而透過這樣子的閱讀以及過往跨系修課的歷程，建構了佳娟老師自我的知識架構以及思考模式。

大三時，老師意外地發現了當時剛成立不久的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並對於這樣子的資訊感到又驚又喜。一直以來老師就對於「文化史」相當熱衷，她要知道知識結構是如何改變、觀念何以形成，但在當時歷史系的結構裡，以帝王將相為主的政治史是主流，文化史課程很少。因此，在認識中央藝研所的方向之後，並審視自己對於藝術領域的好奇，便決定報考。當時要

進入中央藝研所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事，而佳娟老師相當幸運地從報考的 156 位中，成為脫穎而出的 8 位正取生之一，也開始將雙腳跨進了藝術史領域。

## 困境與克服

在當時中央藝研所的課程中，使用的上課教材以英文書為主，這也是佳娟老師認為可能會對於某些原先並非就讀外文系的學生來說比較吃力的地方。而恰好老師在大學時期就讀的是外文系，她有更多的英文文本閱讀經驗，因此在閱讀外文書的過程來說，相對上是如魚得水的。

然而，對於佳娟老師來說，比較大的困難反而是歸因於大學時期不是就讀相關科系，即便有跨系選修相關課程，但整體上沒有經過完整、扎實的訓練，對藝術家與藝術作品的具體認識相當有限。在一門藝術史的課程中因為時間的限制，因此能介紹的作品都是老師從上千位畫家中精挑細選出最經典的幾十幅畫作。

佳娟老師認為在大學時常僅止於專注在少數經典畫作而已，然而到了碩士班後，藉由英文藝術史專書的閱讀，老師深切地體會到藝術史研究其實是相當浩瀚的。過往接觸到的知識只是領域的「冰山一角」，也反映出自己在建構完整的知識體系上還有很大的不足。而唯一能夠解決這項困境的方法就是「廣泛的閱讀」，雖然這確實有些難度，但老師覺得相較於過去的年代，在現在這樣網路資源豐富發達的社會，能夠做到這項功夫的門檻降低了許多。老師也覺得，對現在學士班同學來說，在大學時期透過豐富的藝術史領域課程就能打下的基礎，比她以前自己土法煉鋼，扎實太多了。





## 新生活的挑戰

許多大一新鮮人剛進到學士班就讀時，便能立即感受到學習的內容與高中有很大的差異。佳娟老師認為有這樣子的情形是非常正常的，而在這之後更重要的是在進到新的階段後，藉由環境的差異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結果可能推翻自己過往的學習型態，但也無妨，而這正是這個階段的關鍵！

老師回顧過往從外文系跨域至藝研所就讀，再從藝研所到國外的研究所，這些過程無非是經歷打掉重練、重新調整中，不斷摸索該領域的知識架構。打掉重練並非代表過往所學習的知識都應該全數拋棄，藉由課程落差意識到自身的不足，這正是一個新鮮人轉變的過程，因此不用因為這項問題而感到過度徬徨、緊張。在意識到目前面對的問題之後，下一步就是行動了。

在行動上，佳娟老師建議在課程的學習方式上，要揚棄過往在高中較「被動接收」的學習型態，轉而將「自我觀點」融入到學習之中。大學所教授的課程強調觀念的理解以及應用，因此這並不是花費時間將資訊背起來就完成學習了。佳娟老師認為大學的課程通常會提供同學一個知識架構，重要的是同學要在藉由理解這套理論的過程中，試圖問問自己「我覺得這個理論合理嗎？」、「我是贊同還是反對這套理論？」、「理論中還有哪些缺陷和需要加強的地方？」等問題，這樣不斷地反覆詢問，正是從學生個人到整個學術領域得以進步的動力來源。近年來強調的「批判性思考」正是這樣子的概念，若只是一味的接受知識但不思考，這樣子的能力事實上藉由 AI 就能達成。要展現出人文的特色，「理出自我的觀點」，並能進一步與人討論與論辯，即是重要關鍵。

## 課程與任務

藝研所能提供學士班同學的資源相當多元，在課程主題上跨越了東西方的藝術史，在年代上不管是古代藝術甚至到當代的藝術思潮都有相關課程的開設。目前比較可惜的是在課程架構還難以落實到細部如初階、進階課程的選修順序，導致有些大一同學選修到相對進階的課程而感到較難吸收，針對這項問題，老師鼓勵同學多和授課老師反應與討論，此外，學士班的老師們也逐步調整課程的規劃，在未來這樣子的問題也會漸漸地被解決。

以最初始的課程規劃來看，大一階段同學會接觸到的藝研所課程，內容以藝術史領域中最核心且基礎的概念為主，像是「藝術與視覺文化導論」便是屬於學士班藝術史領域的必修課程。大一同學在這個階段需要做到的目標就是建立起新的學習型態，多用理解的方式了解上課教授的內容，開始養成自主探索的好習慣。而大二開始便會有相當多元的選修課程，以藝術史來說，課程就分成多種類型，一類是斷代史，課程大多聚焦在某一時代地區的藝術發展；另一類則是主題式的，以主題來做跨時代區域的討論。

在大一建立好正確的學習型態後，大二到大四同學又該朝哪些目標前進呢？佳娟老師建議可以從兩個面向作為學習上的標竿，分別是：作品的判讀分析和小論文的寫作，而這兩樣正好就是藝術史領域課程常做為課程階段性測驗的項目。作品的判讀與分析是每門藝術史領域課程多會見到的測驗方式，佳娟老師特別強調每學期課程中挑選的作品都是「經典中的經典」，因此同學需要做到最基本的是除了知道那是哪幅作品之外，作品是由誰創作的、作品的年代、風格與基本的社會文化脈絡等相當基礎的知識，都應該要在一個學期的課程中努力備足。佳娟老師強調，這樣的學習並不是死背，但確實需要記憶，具備了愈豐富的視覺記憶庫以及判斷分析



的能力，才能在藝術史這條路上繼續前進。這樣子的判斷力也是同學不管在影像領域的判讀或是在未來職場上都必備的能力，現階段的訓練也是未來進步的基礎。

小論文的寫作可以說是集藝術史領域課程各種訓練技巧的大成，小論文的撰寫上著重在同學對於作品的認知深度、聯想力甚至想像力，以及提問與將問題脈絡化的能力，還有根據提問蒐羅相關文獻資料，並嘗試在閱讀資料之後轉譯出自己的觀點於文章之中。小論文的寫作或許在剛接觸時會有些困難，但透過不斷的練習、範文的閱讀、與老師之間的討論，佳娟老師認為同學都能獲得很大幅度的進步。佳娟老師也強調，同學千萬不要小看這樣的訓練，小論文寫作的扎實學術訓練是人文領域不可或缺的特色，也是同學未來在職場上能夠獨當一面的根基。

佳娟老師也指出，學士班的課程特色，就是還有人文應用專題。就藝術史領域而言，不管是「美術館歷史與實務」或「展覽策畫」，這些也都需建立在作品判讀分析與小論文寫作的能力上。專題則另外提供了小組合作、企劃執行的訓練，讓同學有機會更加體會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的關聯。

## 開拓未知的道路

越接近畢業的高年級同學總會對於未來的規劃感到徬徨，尤其是在課程中仍舊找不到興趣時。系上高年級同學的課程選擇上主要分成以下幾種：一是除了本科系的課程外，也參與跨領域學程學習另一項專業；另一則是專注在系上的課程。

針對第一種情況的同學，他們做此課程安排上的考量可能關係到個人興趣、家庭期待、工作環境等，佳娟老師認為能夠藉由不同管道去認識自己所適合的領域是非常好的，但老師也建議這些同學，雖然在選課的焦點上，同學可能會將重心放在系外的 40 個選修學分上，但最好不要將系上的課程馬虎帶過，因為這會是非常可惜的事。即便這些課程教授的知識現在或許不會立即使用到，但我們應該將視野放遠，這些課程提供的內容，或許是在培養我們的思考邏輯、知識架構，它可能在更遠時間後的某一天真正的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而居於第二種情況的同學，可能會遇到兩種徬徨，一個是他平均的選修了系上四大領域的課程，但仍舊不知道自己喜歡哪一個領域；另外一種狀況是同學已經確定自己未來要走的領域了，但害怕學士班的體系和那些本科系的哲學系、藝術系不同，可能相對比較不專精。對於前者的情況，佳娟老師建議依舊可以好好利用學校的資源，尤其藝研所每學期都會舉辦一些演講、校友職涯座談等，歷史所、哲研所也是，同學們可以多參加，藉此幫助自己思考未來方向。此外，則是多多找老師討論。透過和老師討論，老師才能明確知道現在同學在探索的過程中遇到的狀況，並給予即時、實際的建議，如此一來同學才不會讓問題在心中堆積過久，卻遲遲未解決。對於後者的情況，如果發現在系上的課程學得不夠，佳娟老師鼓勵這些同學能多利用學校資源，像是使用台聯大系統選課，譬如政大同樣也有哲學系、歷史系的課程能夠選修。在原先學士班的課程已經給了同學基礎的架構，並透過跨校選修的方式富足自我對於該領域的認識。至於藝術史領域，其實除了南藝大有國內唯一的藝術史系，中大學士班的藝術史課程可說是國內大學部中最豐富扎實的了。

同學們也不用過於擔心學士班的規畫會比起相關科系有劣勢，在現在強調「跨域」、「斜槓」能力的社會，多學會一種領域的觀點，能用不同視角來解讀，這就展現出學士班同學相較於傳統科系的同學最大的優勢。對於藝術史的課題，如果也能從哲學、歷史、影像甚至其他學

科角度來思考，應該會比僅將目光侷限於「藝術本身」，來得更有創造性。同樣地，若能對藝術史有些認識，可能也會在某些時刻幫助了其他領域的思考。同學在現在這個階段擔憂是相當正常的，因為人文領域的知識與涵養並非像是工廠生產線一樣，能夠迅速地就看到成果。佳娟老師鼓勵同學給自己多一點時間與彈性，放寬視野，就如在上學期所舉辦的「讀字節」便是從四個不同的領域去解讀一本書，這就是一種跨域結合很好的練習。雖然這樣子的應用仍舊有些難度，但同學們都可以藉由和老師討論，讓自己適應這樣的學習型態。老師也鼓勵大三、大四的同學就是持續的思考、留意，一定能找出自己擅長的領域或是關注的議題。

## 鼓勵與展望

佳娟老師理解一開始進到學士班的新生，可能會因為對於藝研所課程的陌生，而感到緊張徬徨。但老師鼓勵同學反向思考，在一開始先保持開放的心態、多給自己一點彈性。即便外界可能有不一樣的聲音，但更應該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條路。但這樣對於自己的信任並非是一種盲目的灌輸，而是需要真正努力地去運用資源，多找老師討論，替自己找到適合的方向。佳娟老師強調，老師是大學裡很重要的資源，大學裡的師生關係和高中可以很不一樣。一開始害羞、擔心很正常，但鼓起勇氣、主動找老師，讓老師知道你的問題與想法，老師才有機會提供可能的協助。老師相信這個環境是很有機會讓同學磨練潛能，發展出很不一樣的生涯。





受訪人：倪娃法老師

時間：112 年 3 月 21 日

地點：文學院學士班會議室

採訪、攝影：孫珮綺

採訪、撰文：林依潔

倪娃法，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研究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助理教授。

曾任法國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影典藏與推廣處副處長。

研究領域為臺灣電影、電影策展。



### 火車進站！

當妹妹坐在一旁看著眼前大螢幕播著黑白默片不耐煩時，對來自法國的倪娃法老師來說，八歲那年與家人坐在戲院觀賞《將軍號》(*The General*, 1926) 使她繫下這輩子與電影的不解之緣。《將軍號》是美國三大電影喜劇泰斗之一、有「冷面笑匠」(*The great stone face*) 之稱的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 1895-1966) 代表作，講述一名南北戰爭時期沒沒無聞的火車司機陰錯陽差之間成了英雄、抱得美人歸的故事，「每次看基頓的片子就好像觸碰到小朋友的靈魂，我每次看都一直笑，很開心！會笑到哭，彷彿回到小時候。」說來也巧，1895 年盧米埃兄弟的黑白無聲短片集錦之一《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電影，兄弟二人的名字在法文裡即有「光明」之意，預示了電影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凡響和偉大。從此，電影、火車與娃法老師也牽起了一種有趣的關係：「每次看電影有火車，內心就會

爆炸！看的第一部台灣電影就是侯孝賢《戀戀風塵》，但開頭一看到火車駛進來，我就愛上了。」從童年時期便深愛著電影，娃法老師勤跑影院、蒐集各式電影報章雜誌。但是，如此「影癡」行為看在重視教育的父母眼裡十分搖頭，一開始並不贊同念電影。那麼，娃法老師後來是如何讓家人妥協的呢？「因為長大了，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這可能跟台灣不大一樣。有時候我會覺得台灣的孩子太『孝順』了，孝順沒有不好，但在法國，我們會試著與父母溝通我們真的想做的事，然後不顧反對就投入了，但最後父母往往也能理解。」從喜好興趣到專業知識，十八歲那年娃法老師決意投身電影。

### 當影癡成為電影人

由於自身對文學和歷史的愛好，無論在教學或學術研究時，娃法老師都會特別要求歷史，讓學生去仔細考證電影每部出品的時代背景。當年進入夢寐以求的巴黎三大電影系，娃法老師與好友全心投入課程，跑學校電影院、電影資料館和影展，也就在這時接觸到大量電影評論。老師發覺許多影評人會有的弊病是給讀者自說自話的感覺，脫離原本分析的電影本身：「理論有時候太抽象，我們講的還是電影，應該貼著電影寫！我是實事求是的人。」她一邊讀書，一邊投入老牌電影雜誌 *Positif*（台譯：《正片雜誌》）的義工行列，從書寫電影介紹、跑庫房盤點到影展策畫，實務執行的養成，使原先容易羞怯的娃法老師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內向，學習與人交流：「會逼自己慢慢去認識愈來愈多人，交流就會有更多機會。聽起來有點功利，但大家的本質都是愛電影的，只要是愛電影的人就會互相幫忙。」她語氣肯定地說。

娃法老師 111 學年在學士班開授的「人文應用專題：電影策展」就是上述最好的體現。課堂上，老師以過來人的經驗讓學生切換不同觀點：策展人、觀眾、學者，幫助修課者從零到一百，去規劃一場思慮周詳的完整影展；而每星期課程的第二場重頭戲就是「來賓們」。有時是與國外策展人、電影學者的「海外連線」，有時是台灣國家影視聽中心、金馬影展策展人來校與同學分享他們寶貴的電影策展實務和研究經驗。講者們的共同身分是「娃法老師的朋友」，言談間時不時提及他們與娃法老師過去交流的種種回憶。





## 台灣印象：新浪潮之外

聽著娃法老師總以飛快的法語、英文和中文與朋友們交流，三聲道切換，修課的我坐在台下也時常看呆了，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見到娃法老師都會對她流利的中文感到驚艷。老師說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對亞洲文化深感興趣，自從 1951 年黑澤明導演的《羅生門》獲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法國文化界始關注亞洲便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算起。與「哈日」的法國人不同，娃法老師對中國文化較有興趣，而自從某回在法國文化中心舉辦的亞洲電影回顧展中看了侯孝賢《風櫃來的人》之後，便開始對台灣電影與台灣產生興趣。於是，娃法老師在就讀大學期間學習中文，讀碩班時至台灣學校交換過兩次。一天，在台北下雨迷了路，娃法老師說她並不緊張，「兩天在台北街頭遊蕩就好像在蔡明亮的電影裡，很興奮，又突然意識到自己人就站在台北，眼淚突然湧了上來。」

這段時期的娃法老師在修課之餘，時常跑當時的國家電影資料館和台北藝術大學，一方面做研究，有時也進庫房整理片子。娃法老師回憶，片庫盤點讓她對台灣電影又多了深入了解。某回，在北藝大她收到一堆台灣早期的新聞片膠捲，那時尚未有修復技術，膠捲檔案上除了年代日期之外別無其他說明，都是要打開膠捲用機子放映，一部一部播放，同時記錄下影片內容。作為外國人，她看著當時政府製作的無聲新聞宣傳片，裏頭的人物舉起手、誇張地喊著，宣告某位民族領袖的偉大，對台灣上世紀的歷史起了很大的疑惑。娃法老師表示，一直以來尤其是法國對台灣電影的理解只有被畫上等號的八十年代新浪潮，其他諸如台語片等都被誤解成不值得一看的歌仔戲電影，迎合政府的健康寫實片、看似無病呻吟的三廳電影亦如此。「你們一直在討論台灣八零年代的電影，可是在那之前有甚麼呢？」回到法國後，娃法老師向她最喜歡又尊敬的教授吐露滿滿的疑問。然而，教授的認知和普遍法國，甚至整個歐洲對台灣電影理解相同：台灣在日治時期沒有電影，要直到戰後才開始，國府來台後的電影直到新電影前都稱不上藝術，不值得研究。這個回應顯然無法滿足娃法老師：「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我很喜歡你呀，但我不相信你，因為你不會說中文。」語言之於娃法老師，是去理解未知的一把鑰匙。「當年，我跟好朋友不顧隔天的大考，去看快四個小時的《牯嶺街》。結束後哭了半個小時，很難過呀。但是，我還聽不懂原來中文還有分國、台語、外省腔的差別，對台灣歷史非常不了解。」爾後，娃法老師攻讀博士班，立志成為一位獨特的台灣電影專家。

**「你一定要當你想當的人，然後你才有力量！」**

倪娃法老師的身分多棲，既是學者也是策展人，法國電影資料館(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工作經驗常常是她在課堂上與我們分享的小故事。策展、放片、操作機子、版權協商，她做得得心應手。但工作的時間，她時常想著做研究。在師長的建議下，娃法老師選擇繼續升學：「我覺得實務的經驗才能讓你了解更多的事情，我是很『基本』的人，我喜歡做事。可是，留下來做喜歡的事沒有問題，但賺錢會有問題啊！我其實沒有想過要當老師，但我現在人卻在這裡呀！」老師吐舌開玩笑地說，來台灣教書，對娃法老師而言是一個非常令自己滿意且喜歡的選擇，同時也挑戰自己的思維模式：「我是外國人，要去學習適應另一個文化。每次下課我都會思考很久，因為我們的背景不一樣，會去想我講得好不好，我講的東西會不會有刻

板印象，會不會是西方人的看法？問自己這些東西，很棒啊！很多事情，你會覺得自然，但想一下發現並不是。」

當我們向娃法老師提起文學院學士班，這種介乎時下體制內外、以跨領域作為初衷而設立的想法時，她從自身經驗看來，表示：「要在年輕的時候選一個方向，很困難。像我學英文和中文，就會覺得有兩個語言互相幫忙，看到的東西更多；雖然我喜歡電影，但如果只有電影那就太無聊了，合起來的東西會讓我的頭腦比較靈活！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當你想當的人，然後你才有力量！」跨領域不是用說、不是條文寫的，而是「做中學」。

跟隨自己的心，然後去實踐，娃法老師一路走來皆如此。

#### 附錄：倪娃法老師的人生五大片單

《颱風》（潘壘，1962）

《風櫃來的人》（侯孝賢，1983）

《那年，我二十歲》（馬列·馬丁諾維奇·胡齊耶夫，1963）

《萬花嬉春》（史丹利·杜寧、金凱利，1952）

《窗外有藍天》（詹姆士·艾佛利，1985）





受訪人：單維彰老師

時間：112 年 5 月 19 日

地點：LS-201 副院長辦公室

撰文、採訪：陳珊汝

單維彰，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數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文學院學士班與數學系合聘教授。

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文學院學士班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為數學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學習評量、中學數學課程、教育史。



### 最初的起點

進到學士班後，總會對單老師的背景感到印象深刻，因為老師本來是數學系的教授，而後跨足到教育領域，因此也同時有在文學院學士班以及師資培育中心開課。數學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種恐懼，然而對於單老師來說，能進入數學系是一件幸運的事。

單老師自從國中一年級開始就被老師選作數學小老師，而藉由這項經驗也讓老師發現到自己相當喜歡且投入「教數學」這件事情上。在教導他人的過程中，單老師首先會自己嘗試出一套方法，讓自己先釐清問題，在這之後搭配同學的需求，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教給同學理解。除了這項經歷之外，在高中時更因為一次的機遇，讓老師心中對於就讀數學系的渴望又更加濃烈。

當時中央大學數學系華洋等教授群一同到建中班上宣傳，除了簡單地說明就讀數學系的好處之外，當時有好幾位老師主張要用電腦來輔助學習數學，要將電腦跟數學融合在一起學習，單老師聽完這些話後便全心被說服了。而最打動老師的一段回憶是當時的教授們分享：「如果身為就讀自然組的高中生不知道要就讀什麼科系的話，最好就讀數學或是物理系，因為這兩個領域是科學的基本功。一方面在大學厚實自己的基礎，另一方面多了解了以後，確立自己真正適合做什麼事情，研究所再朝這個方向進行也不遲」。

直至今日單老師仍舊相當認同這段話，也同樣地建議高中學生。基於多重的原因讓老師決定選擇了數學系，而進入大學之後老師非但不後悔這樣的選擇，反而更熱愛數學系。

## 不一樣的大學生活

相對於高中的生活充滿著登山社，大學時老師將較多的重心放在課業之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課外活動中，雖然投入佔比相較沒有過去那麼多，但成果依舊亮眼。

單老師分享到大二時競選系學會幹部的回憶，當時系上擔任系學會幹部的大多是大三的學生，但大二時憑著一股衝勁，和系上的好友一同競選，竟然順利的選上，並連任到大三。除此之外更辦理了校級的傳承活動，並在當時也擔任了登山社的高級嚮導。在課業上，進入到大學相對比較不同的環境，老師快速掌握了學習的型態，他能透過短時間的閱讀就理解一堂課所教授的觀念。每當遇到學習上卡關時，能夠透過詢問獲得老師的解答。除了課內的學習進度上，單老師也花費了許多時間在數學系的圖書館閱讀。雖然當時系上的圖書館不大，但根據老師的形容，裡頭至少收藏了大約兩到三萬本書。當時閱讀的書籍類型是大多以傳記為主，大多與數學有關，而老師也不斷強調當時系上的圖書館對於他大學生活的重要性。

## 不一樣的道路

「我在大二的時候就決定要當大學老師了」這個念頭的浮現是起於大學時期，有次在圖書館打烊後走出系館，心中突然有一個想法浮上念頭，想著「如果未來能過著這樣的生活該有多好啊！」能自由地讀著自己喜歡的書，研究著知識領域裡的結構、事情的核心以及邏輯間的關係。單老師在國中時便意識到自己擅長教導同學數學，在這方面是相當有天分的，特別的是自己能夠判斷同學不懂的關鍵在哪裡。而到了大學，單老師也持續地幫忙身邊的朋友釐清上課觀念，甚至在上課時教授尚未上到的部分，老師一眼就知道哪些觀念還沒提及。

有了這個當大學教授的想法之後，單老師積極地和系上老師討論，而後便決定到國外讀書。「當老師」對於單老師來說一直是他心中的夢想，但為何是大學而非國高中老師？老師認為國高中的課程安排過於擁擠，教授的課程也大致相同，這並不是他所憧憬的情況。事實上，老師在中央所開設的課程中，除了微積分、教材教法以及通識課程之外，沒有一門課是教過三次以上。開課內容的依據，就是隨著老師想學什麼知識，學成滿意後，就隨之開設，這樣子的型態便是老師大學時渴望未來的型態。

真正大量接觸到教育領域的知識，是在中央大學的師培中心成立之後。當時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師培中心的老師，在談話間也逐漸覺得教育是件有趣的事，便在之後也開始從事教育的研究。當時決定執行這件事以後，單老師開始便期許自己，要將教育變成專業。所以當時在師培中心時，老師也主動地提出要開一些在數學教材教法以外的課程，去學習教育專業裡的一些



事情。老師花費了許多時間在閱讀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史等書。而直至今日，老師也持續在做這樣的事。

## 跨領域的本質

單老師認為在跨領域的過程中，在學習上他相較比較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相對大的問題反而是要「如何取得不同領域人的認同」，進而藉由溝通展現各個領域中所認同的價值。

一個社群的形成，除了是開創全新領域的情形之外，總會有一些人是先到的。要取得那些人的認同，是項具備挑戰的事，針對這樣的挑戰，老師對於「如何學習他人的價值觀」有深刻的感受。換了一個領域，大家認為有價值的事情都不盡相同，這是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認識、了解的。

單老師認為在大學時候所謂「跨領域」這件事，其實並不是要去搶別人的飯碗，別人花費了四年的時間所習得的專業，並不是我們一兩門課就可以取代的。在大學這個階段我們所作的「跨領域」，其實是通過部分的課程去了解別的領域裡到底在學什麼、當不同領域的人在討論事情時會推崇什麼樣的事情、會覺得什麼事情有價值、什麼是聰明的、什麼是了不起的。跨領域的過程總會遇到不適應並陷入撞牆期，但這在老師的眼裡看來都是相當正常的，而要解決這項挑戰的唯一方法無非就是透過「讀書交朋友」，藉由接觸不同的人、事、物，接收不同的觀點並從中轉化為自己的內涵，這正是跨領域學習期望得到的效果。每個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領域，透過連結對比的方式跨足到別的領域，正是跨領域的過程中非常必要修煉的功力。



## 未知的徬徨

系上有許多同學原先就是對於不分系、文學院學士班相當感興趣，但也有一些同學對於自己的志向是感到相當徬徨的。對於單老師來說，他認為除了工程學科或是商管科系畢業後出路比較有明確的方向之外，同學們應該利用大學期間好好探索自己的優勢。學士班學制的優勢在於有 40 個自由選修學分，同學可以藉由這個機會，選修除了本科系之外的課程。系上目前也有許多同學選擇在大二之後開始選修雙主修、輔系以及第二專長等學程，在老師眼裡看來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



但在選擇跨領域的過程中，老師提醒各位同學們不要太操之過急，想要在短時間就達到跟本科系同學有一樣的學習成果，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去適應不同科系間不同的課程壓力、學習型態以及考試準備方式，同時在跨領域時也需要兼顧課業，這實在需要花點時間去磨合到最適合的狀態。對於老師來說，學習的過程是沒有辦法取巧的，即便想跨領域的課程對於現階段的自己負荷有點過大，若心志相當堅決，更應該硬碰硬的去體驗跳脫舒適圈可能會遇到的各種狀況。

單老師受訪時打了個有趣的比方，他說人文學科屬於全人的內涵，它不是一個尖的東西，而是一個圓的東西。等我們鑽到別人的細胞裡面去以後，這個東西才是重要的。但是為了要鑽進去，你要一個尖的工具，這時候就應利用系上 40 個選修學分去學一個學程、第二專長、雙主修或是輔系。雖然過程可能會比較辛苦，但或許在畢業或是出社會之後就能呈現自己另類的專業，這項能力在現在這個變動快速的社會是非常必要的。

## 鼓勵與展望

在大學期間，相對於高中的學制是比較自由的，但老師提醒這也相對告訴了我們該負起學習的責任。如果過往不太能夠掌管自己時間的同學，在安排課程上可以先試著循著系上製作的課程地圖修習課程。然而老師更鼓勵的情況是在行有餘力時應該嘗試探索不同的領域。

在大學中總有可能碰到那門自己不擅長也不喜歡的必修課，面對這樣的情形，不一定要逼著自己做到完美，但最基本的是先幫自己設定一個一定要達到的基準，至少要好好完成事情而非荒廢學業。除此之外，單老師也期望同學們不要對於自己的能力妄自菲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能力，只要學了就一定有所收穫。不要覺得自己學得比同學差、覺得很糟，只要學了以後你碰到那些沒學過的人，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麼厲害。持續厚實自己的實力、肯定自我，老師也期望不管是剛進文學院學士班的新生，或是正在就讀的同學，都能有個豐富的大學生活。



受訪人：蘇子嫻老師

時間：112 年 4 月 28 日

地點：突桌咖啡喵（320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 20 號）

採訪：廖培妤、楊予茵、陳珊汝

撰文：陳珊汝

蘇子嫻，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文學院學士班合聘助理教授。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助理書院導師、哲學新媒體共同創辦人。

研究領域為儒家哲學、臺灣儒學、兒童哲學。

### 關於「恐怖」這件事情的另一種看法...

在發送本次的訪問邀約時，子嫻老師和訪問團隊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想法，就是想藉由玩密室逃脫的方式來了解老師，因此在進入正式口述訪談之前，我們體驗了一場與日本銀座街頭有關的懸疑解謎。對於老師來說，除了喜歡密室逃脫解謎的過程之外，她更熱愛其中瀰漫的一絲驚悚氣息。子嫻老師相當喜歡驚悚的東西，像是鬼片、鬼故事，甚至錄了和「恐怖」相關的 Podcast 節目。對很多人來說，恐怖是一種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緒，但對老師而言，竟然是一種舒緩情緒的娛樂，這是非常特別的想法。

在觀賞恐怖片的過程中，老師認為每當受到驚嚇的時刻，正是她壓力釋放的瞬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觀賞這樣類型的影片也會讓老師心中聯想到「哇塞！竟然有人比我更慘」的想法，就會對於自己的現況更加知足。



### 當負面情緒來襲，老師會...

從子嫻老師對於「恐怖」獨特的見解加上平常和老師的相處，都可以看出子嫻老師是一個非常正向的人。老師認為在生活中遇到壓力或不如意的是免不了，但重要的是自己在面對壓力後，如何去面對、解讀並調適自己的情緒。老師舉了一個自己過去面對負面事件的例子，當時正在進行童書文案的提案，卻因為市場需求考量提案因此遭到拒絕。在被拒絕的當下心情肯定不會是好的，畢竟是自己花費許多心力規劃的。而子嫻老師在遇到這樣的情況時首先會正視



自己的不開心，試著接受它，但特別的事在那個當下老師並不會立刻就要去排解情緒，因為子娛老師認為與其壓抑情緒不如讓它釋放出來。

一項重要的關鍵是找出屬於自己的紓壓方法，老師也和我們分享了幾樣她常使用的秘笈，像是觀看恐怖片或是聆聽 Podcast 等。「人生的路途中總會遇到討厭的人，但藉由一次次的互動或許也可以逐漸找出兩人的平衡點」對於不如意的人、事，子娛老師一向是這樣子轉念的，同時在面對這些情況時，適時的坦白自己的狀態，讓情緒適當的流出是老師認為在做負面情緒的轉念上很好的方法。

## 關於哲學新媒體

### （1）為什麼當初會創立哲學新媒體

哲學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相當陌生的領域，因此學習的媒介便相形重要。在子娛老師的經驗中相當特別的是她在 2014 年時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創立了哲學新媒體的平台。子娛老師在哲學領域中主要專攻的是中國哲學，相較於其他學派來說，老師認為中國哲學是比較老派的，談的大多是經典要如何譯註。在畢業之前老師就了解學術界大致的進行模式，但因為本身的個性相較活潑，所以想要跳脫現況，不單純走一條常見的學術道路。

恰巧當時透過學長的介紹，到清華大學參與了一場社會參與的活動，當時的活動主要是學生自辦的公聽會，公聽會內容為採訪台塑董事長關於他們將要在麥寮建廠一事。參與完該次活動讓老師感到非常感動，因為她從未想過不同學系的學生分別用他們的方式表達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那時有一個念頭想到哲學或許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表現出來。而在這之後子娛老師開始接觸了各項跨領域的教學工作，之後也和朋友們一同創立了哲學新媒體平台。

### （2）在創立平台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麼？是如何解決的？

在平台的創立之初，子娛老師和夥伴們就遇到了許多問題需要被溝通。在原先的規劃上，基於平台名稱叫做哲學「新媒體」，理應要加入許多像是影片或是 Podcast 的多媒體作品，但因為在剛開始時人手不夠，成本又太高，當時平台主要的產出還是以哲學相關的文章為主。除了平台媒材的選擇之外，在平台的定位上團隊也耗費了許多時間討論，當時主要的爭論是在於要將哲學新媒體製作團隊定位為公司還是非政府組織（NGO）。最後經過多次討論後還是決定以公司的型態經營，因為團隊的共識是希望知識這件事情不能是廉價，知識的取得是需要付費的。然而在當時對於「知識付費」這件事相較近期比較沒有那麼興盛，因此團隊更需要花費更多心力在於平台的經營上。

「我們的網站一直到現在有一件事情非常堅持——就是不上廣告」這或許顛覆了一般人對於新平台推出就應該花費大量金錢行銷的想法，老師認為或許因為團隊的夥伴們都受到哲學的洗禮，建立了特別的情操，他們真正在意的是要如何提升網站中文章的質量，吸引更多讀者點進網站閱讀。因此，當時團隊花費大量心力努力在文章上做一些比較大眾性、有吸引力的標題，而也因為這個原因也讓團隊針對每篇網站上的文章都會做定位。

大眾都知道創業是極度耗費資金的一件事，哲學新媒體在中期也曾經一度沒有錢繼續支持團隊的夢想，然而團隊成員們不甘於這樣的困境，努力的藉由募資、演講來支持團隊繼續轉動。回想這段相對比較艱困的時期，子娛老師認為團隊做出了許多特別的企劃，像是：透過桌遊推

廣哲學或是到偏鄉分享哲學。藉由這次的經驗，團隊開始好好思考要將網站轉型為訂閱制，如此一來才能在兼顧文章品質和公司營運的情況下取得平衡。而在網站營運一段時間後，也開始加入初期想製作的影片、Podcast 到哲學新媒體中，哲學新媒體至今持續朝著多元化的方式帶領大眾認識哲學。

### （3）哲學新媒體中的 Podcast 製作

除了撰寫文章之外，老師在哲學新媒體也負責了 Podcast 節目的錄製，曾製作了如：《儒花幾月開》、《超驚嚇新儒家》等節目。剛開始製作這些節目對於子娛老師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以撰寫逐字稿這件事來說就讓老師感到心煩意亂，更遑論還需要顧及到錄音地點的選擇以及其他事項。但在逐漸熟悉 Podcast 的製作流程以及有了錄音夥伴的搭配，讓老師逐漸愛上了製作節目的過程。《儒花幾月開》是由子娛老師搭配夥伴阿飽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節目，在這檔節目錄製的過程中有許多狀況需要被克服，例如：夥伴阿飽當時是在馬尼拉共同錄製節目，因此在連線錄音上就要格外確認。另一檔子娛老師也相當推薦的節目《超驚嚇新儒家》則是融入了老師喜歡的恐怖片元素來談中國哲學，第一季的節目談論的主題是以先秦、宋、明代的儒學為主，在第二季之後又加入了新儒家的元素。雖然製作 Podcast 的過程很辛苦，但正是因為投入了許多心力在裏頭，老師覺得這整段路程都相當值得。



### 徬徨與出口

在進到大三、大四的階段，有許多同學對於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方向仍感到徬徨迷茫，針對這樣的問題老師覺得是非常正常的，因為要在短時間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太難了，許多人花了一輩子才發現自己熱衷的事。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是困難的事，但換個角度思考，我們一定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因此老師建議使用刪去法的方式，刪除那些不喜歡的選項，並在剩餘下來較有興趣的領域不斷嘗試，最終總能找出一個相對適合自己的方向。但不論結果如何，子娛老師特別強調一定要去「嘗試」！



老師回想到自己曾經教過的一個學生，他在剛進入大學時一直無法在自己的科系當中獲得成就感，甚至快要放棄學習了，但幸好他透過跨系選課、參與活動，在一個新的領域獲得認同感，同時也在新的領域中發光發熱。藉由這個例子老師還是鼓勵同學們能夠藉由刪去法的方式幫助自己集中方向，並藉由系上的資源好好去探索，相信大家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